

第一章 指婚可以退嗎？

許冬藏睜開眼，映入眼簾的景象仍舊是許家三小姐閨房中的那張黃花梨木拔步床，淺青色的幔帳垂落，午後的風從支起的軒窗吹進來，攜來悶熱的暑氣。

古色古香的場景，許冬藏還是很不適應，發呆了半天，意識才緩緩歸位。

這場荒唐的夢還是沒醒。

她洩氣地坐起身，擦去額角的薄汗。這該死的古代，沒有空調也沒有風扇，她想回到現代，嗚嗚嗚嗚，每天睜開眼都希望自己回到現代，可每一次都失望。

她又熱又悶，心情極差，順手用帕子擦乾淨汗後，起床倒了杯水，咕嚕咕嚕兩杯水下肚才覺得心情緩和些。

聽見裡面有動靜，守在門口的丫鬟小蓮推門進來，「小姐醒了，夫人那邊方才差人來說，請您過去一趟。」

許冬藏哦了聲，她攥著手裡的茶杯，幽幽歎氣。穿越就穿越吧，別人的穿越人生是大女主，擁有金手指，躺贏人生巔峰，而她呢？這些通通沒有也就算了，好不容易穿越成富家千金，結果原主是個不受寵的嫡小姐，母親早亡，爹也不愛，還有個刻薄繼母和兩個惡毒姊姊。

這聽起來很像灰姑娘的劇本，可她的白馬王子還毫無蹤跡。

許冬藏方才午睡睡了一個小時，不過因為太熱，她睡著的時候翻來覆去，此時頭髮和儀容都有些不成體統，小蓮命人打了盆清水，替許冬藏梳洗。

銅鏡裡映出一張嬌憨美貌的鵝蛋臉，精緻五官，一雙杏眼大而圓，天真爛漫，鼻子小巧而挺拔，唇圓而紅潤。這是許冬藏唯一欣慰的事，這張臉很好看，具有種古典美感。

小蓮伺候了三小姐這麼多年，總覺得三小姐哪裡變了，就說這臉，三小姐的臉當然在京城算得上好顏色，只是從前總透著一股傻氣，可最近這種感覺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爛漫天真與嬌憨可愛。

小蓮移開眼，認真替許冬藏梳頭，將她一頭柔順長髮縮成髻，「小姐，您說夫人會不會又要為難咱們？」她有些擔心。

如今這位許夫人是姨娘扶正，要說三小姐的生母是正兒八經的元配夫人。先夫人與許老爺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的親，許老爺是個武官，先夫人嫁給他後沒多久，許老爺便隨軍出征，一去便是兩年，回來時便帶回了如今的許夫人，當年的趙姨娘。

趙姨娘回來時手裡抱著個女孩，已經十個月大，那便是許家大小姐許如慧。

先夫人臉上掛不住，卻架不住趙姨娘楚楚可憐的架勢，讓她進了門。

一開始趙姨娘做小伏低，倒算安分，但許老爺獨寵趙姨娘，冷落了先夫人，因此趙姨娘很快有了許家二小姐許如心，就在趙姨娘生下許如心後沒多久，先夫人終於也有了孕，便是三小姐。原本是極好的消息，可惜先夫人生三小姐時傷了身子，養了兩年便撒手人寰。

先夫人去後不久，許老爺就將趙姨娘扶正。趙氏終於原形畢露，尖酸刻薄，時刻苛待三小姐，後來趙氏又生了個兒子，三小姐的處境就更艱難，在府裡不受重視，

就連下人也不將她放在眼裡。

許冬藏來了這些日子，也隱約打聽出來這些事。現在趙氏找她，不知道又憋著什麼壞水，可人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，她不想去也得去。再說，她不是原主那種包子性格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
簡單收拾過後，許冬藏出發前往趙氏的院子。

許家說大不大，說小也不小，但許冬藏住的院子是一眾子女裡最偏僻的，偏又只能步行，抵達趙氏的院子時，裡面已經是一屋子的人。

趙氏和許冬藏的兩個姊姊，另外兩房姨娘以及她們的子女也都在。

趙氏年輕時生得豔麗妖嬈，如今雖上了年紀，但保養得宜，看起來並不顯老。許如慧和許如心繼承了她的優點，生得美貌，卻也尖酸刻薄。

見許冬藏過來，許如慧忍不住抱怨，「怎麼來得這樣遲？怕不是又在睡覺。這呆子，除了吃和睡，還知道做什麼？」

許冬藏最恨在夏天出門，尤其還得走這麼遠的路，偏偏古代人衣服穿得又多，熱得她都快脫妝。聽見這話，她差點沒翻白眼，有本事許如慧自己走一走！

許如慧和許如心受寵，住的地方自然也便利，哪能體會許冬藏的苦楚。她在現代可也是嬌生慣養的，出門坐計程車，連公車和地鐵都懶得擠。

趙氏適時開口，「好了，來遲些便來遲些。既然人都來齊了，我便說正事。今日喚妳們來，是為著明日皇后娘娘壽宴之事。」

幾位姨娘互看一眼，她們深居後宅，但消息並不閉塞，皇后娘娘壽宴之事早有風聲，聽聞這一次並非單純的壽宴，而是要在眾世家女中為太子選側妃。

現在聽趙氏這麼一說，這消息八九不離十是真的，幾個人都躍躍欲試。

許如慧和許如心對視一眼，看出姨娘們的心思，毫不掩飾自己的鄙夷。憑她們也配！

趙氏繼續道：「皇后娘娘的意思是，太子側妃人選不在乎家世背景，以賢良為主，因此這一回廣邀京中適齡女子。」停頓了下，視線掃過全場，「也就是壽宴時，我也會帶上妳們。」

幾位姨娘的表情堪比中彩票，都有些激動，好像自己的女兒已中選。

許冬藏對這事不感興趣，太子側妃聽起來就是個危險的職業，搞不好很容易噶屁，在她沒找到回家的辦法之前，她的小命可是很寶貴的。

就算要嫁人，也得找個小門小戶的，她才不想摻和皇宮的事呢！

她低頭喝茶，聽著趙氏清著嗓子說：「對了，皇后娘娘還說，除了太子，宮中還有旁的皇子也正適齡，她作為皇后，自然也要為他們相看。」

許冬藏差點被噏到，皇帝膝下除了太子，適齡且未成婚的皇子只有一位，三皇子。一想到三皇子，許冬藏便身子一震。

除了許冬藏，其他人臉上也都露出嫌棄的表情。

眾所周知，三皇子生母地位卑微，又不得皇帝寵愛，最重要的是，他還病歪歪，像明天就要歸西似的，誰要是嫁給他，就算撈到個三皇子妃的名號，指不定哪天就成了寡婦。

許冬藏將她們的嫌棄盡收眼底，慢悠悠從手邊的盤子裡摸了塊糕點壓驚。

說完這些，便各自散了。

趙氏臨走前特意叮囑她們，參加皇后壽宴各自收拾得精緻一點，別丟了許家的臉。

因此回去後，各個院子都熱鬧起來，為著參加壽宴做準備。

小蓮也激動不已，忙裡忙外地操持，許冬藏看著她跑來跑去的身影，把她按下。

「別弄了。」

小蓮疑惑，「為什麼？小姐，這不是大好的機會嗎？」

許冬藏當然不能告訴她真實情況，只好說：「反正也選不上咱們，別忙活了。」

小蓮有些著急，「別啊，小姐，您生得好看，人也好，再不濟……做三皇子妃也可以的。」她自己都說得心虛。

許冬藏一聽見三皇子妃這幾個字就嬌軀一震。

比起太子妃，這個什麼三皇子妃更是危險職業啊！

因為她知道一個祕密，那位瞧著病弱斯文的三皇子，其實殺起人來快狠準。

在她穿越過來的那天，親眼目睹了全程。只見三皇子手起刀落，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就滾落在她身邊。

當時許冬藏都嚇傻了，她一個二十一世紀守法的好公民，哪見過這種場面，當場嚇得哆嗦個不停，將暈未暈時，三皇子轉過頭來和她對視許久。

他倒是長得帥，可許冬藏根本沒有心情欣賞，看著躺在腳邊的那顆人頭，她只覺得脖子一涼，深怕下一秒自己就要撒手人寰。

她當時腦子一團漿糊，全憑本能抱住了三皇子的大腿，哆哆嗦嗦地求饒。

「我……我什麼也沒看見，求你別殺我，我……我還沒回家，還沒談過戀愛，求求你饒我一命吧！」她已經慌不擇言。

那一刻，真是生死存亡之際，後來是因為有別的動靜響起，那位三皇子竟然砰的一聲倒在地上，比她暈得更快，然後他們就被人救了。

現在回憶起來，許冬藏都覺得背脊發涼，後來的幾天，她每天夜裡都作噩夢，夢見那顆血淋淋的人頭，這兩天好不容易好了點，被這麼一提醒，估計今晚她又要睡不著了。

「總而言之，三皇子更不行！他死了我不就成寡婦了？」許冬藏找個理由搪塞過去。

小蓮也沒多想，「也是。唉……那咱們真就不準備了？」

許冬藏擺擺手，「隨便敷衍就好。」

不過她想到一個問題，這個壽宴勢必要見到三皇子，三皇子不會要她的命吧？

許冬藏摸了摸自己脖子，不禁一抖。

應該不會吧。都這麼久了，三皇子也沒來找過她麻煩，想來是不會再計較了吧？才怪！許冬藏第二天發現，三皇子不僅計較，還給她挖了個大坑！

皇宮，瓊臺。

瓊臺是皇宮中專門宴請賓客之處，今夜皇后壽宴，來賓眾多，絲竹管弦，歌舞昇平，縈繞不絕。在這樣的熱鬧之下，暗藏著不少緊張的硝煙味，諸多世家小姐們卯足了勁，打扮自己，表現自己，且你來我往地暗裡交鋒。

許冬藏窩在角落裡低頭吃東西，時不時看一眼熱鬧，聽得東家小姐又和西家小姐暗暗較勁，她只在心裡默默喊一句：打起來啊！

她對那些紛紛擾擾沒有興趣，只想吃瓜。

唯一留心的，只有三皇子的動向。

宴席開始許久，太子和帝后都已經入席，唯獨那位三皇子至今未出現。

「哎，今夜怎麼不見三皇子？」有人問出許冬藏的疑問。

「三皇子那身子，你不是不清楚，大抵是又病了。」

許冬藏默默聽著，心道：他最好今晚別出現，否則她得提心吊膽一整晚。

穿越過來那天，場面極其混亂，她什麼都不記得，不記得自己怎麼會和三皇子在一起，也不記得怎麼會被人劫持，總之，一問三不知，當時又受到大驚嚇，回去後便病了一場。

原本她也不知和她在一起那人的身分，是小蓮說：「小姐，您也太傻了，怎麼能奮不顧身救三皇子呢？」

許冬藏當場傻眼。她？救三皇子？那勞什子三皇子差點把她也給宰了……

也是從那之後，許冬藏才慢慢打聽，原來三皇子一直斯文病弱，在大家的眼裡是個將死之人。

她猛地回憶起那天夜裡他俐落的動作，比她在菜市場看過的攤主殺雞還要迅速從容，她忍不住一顫。

忽地聽見外頭的內侍通傳道：「三皇子到。」

許冬藏不由得呼吸一滯，看向門口方向。

大家的注意力全在歌舞昇平上，沒幾個人關注三皇子的到來。

許冬藏提著一口氣，看見一個身著黑色大氅的高瘦男人走進來，身後跟著近侍。那男人身材瘦削，步履略顯虛浮，瞧著弱不禁風。黑色大氅將他整個人緊緊裹住，彷彿稍微吹了風，這人就要消散似的。

許冬藏攥著手中的杯盞，慢慢呼出心中那口氣。

她對這位三皇子的印象極混亂，是由當時那幾眼拼湊而成，凶神惡煞、斯文英俊……諸多標籤和氣質貼在一個模糊的輪廓上。

在這一刻，親眼見到三皇子，那些氣質和標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，好像一團灰色的霧慢慢退去，顯露真身，變成眼前這個人。

他微佝僂著背，與近侍一起穿過長長的紅色地毯，停在許冬藏的不遠處。

這時，她終於真切地看清他的五官。

狹長的鳳眼，鼻梁挺拔，與流暢的下頷線勾勒出他的輪廓，唇薄而長，臉色蒼白，透出枯朽之氣。難怪……那麼多人都覺得他已經半隻腳踏進鬼門關。

倘若她不知道那個祕密，也會同他們一般這麼認定。

許冬藏垂下眼，淺抿一口茶水的剎那，感覺到一道目光掃向她，很快，如刀光般。

她頓感後背發涼，喉口發澀。

她知道那是三皇子的目光，這一道目光說明，三皇子還記得她。

也對，她知曉了他這麼大的祕密卻還好端端活著，不都說，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祕密嗎？

許冬藏思緒紛亂，她該不會今晚就要嗝屁了吧？應該不會，今晚這麼多人，他不會在這裡殺掉她。

絲竹管弦聲忽地都停了，三皇子略顯沙啞的聲音響起，「兒臣來晚了，還請母后恕罪。兒臣賀母后壽辰，這是兒臣為母后尋的壽禮，還望母后不要嫌棄。」

他說完這一長段句子後，便掩嘴咳嗽起來。

皇后哪忍心讓他多說，趕緊讓他入席坐下，又誇他幾句，並叮囑他照顧好自己的身體。

至於一旁的皇帝，從頭到尾一句話也沒說。

許冬藏又想起小蓮所說的，三皇子生母地位卑微，並不受皇帝喜歡，看來的確如此。

皇家祕辛多血腥仇恨，皇權爭鬥一點也不簡單，許冬藏作為一個小說與影視劇愛好者，深諳此理。她猜想，這位三皇子故作病弱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易掩人耳目、韜光養晦，而且這樣的人設，很容易最後獲得勝利。

但是……她不想摻和進去。

許冬藏又一次抬起頭，朝三皇子的方向覷去，想起小蓮說的他的名字，江聊。

聊之一字，釋義並不好，姑且，略微，能是什麼好名字。

在許冬藏看過去的同時，江聊也抬頭看向許冬藏。兩人視線在空中交會，許冬藏慌忙低頭，假裝什麼也沒發生。

該死，妳還看他幹什麼？這不是在提醒他妳的存在嗎？許冬藏恨不得敲自己的頭。好在今夜來客眾多，沒人注意他們倆。

許冬藏縮了縮脖子，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

她和趙氏許如慧許如心坐在一塊，見她頻頻望向三皇子，坐在她身邊的許如心低聲嘲諷，「怎麼？妳看上了那個病秧子？可惜，人家即使是病秧子仍是三皇子，可不是妳配得上的，我勸妳省省心吧。」

許冬藏偷翻個白眼緊閉著嘴，不想惹事。

許如慧見狀切了聲，沒再理她。

宴會進行到下半場，有些姑娘不禁著急起來，深怕自己失去成為太子側妃的機會。終於，舞和樂都漸漸停下來，她們期盼地看向皇后。

也許，今晚就要指婚。

的確有指婚，只不過讓她們失望了，指的是許家三小姐與三皇子的婚。

許冬藏如遭雷劈，她甚至懷疑自己出現幻聽，因此愣在座位上許久。

這消息很令人意外，誰也沒想到皇帝會給三皇子和許冬藏賜婚，但皇帝親自下旨賜婚，這對許家來說就是恩寵。

許施見她久久沒反應，咳嗽了聲，小聲提醒，「這孩子，高興壞了，連謝恩都忘

了。」

許冬藏這才從茫然中回神，磕巴的道：「謝……皇上。」

皇帝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是個好孩子，日後能幫著照顧聊兒。」

這時，全場的目光都聚集到這位不起眼的許家三小姐身上。當然，那些目光沒有豔羨，只有無盡的同情，彷彿在說，她真慘，明天就要成為寡婦了。

許冬藏欲哭無淚，她是好慘，但不是成為寡婦，而是要成為孤魂野鬼了，嗚嗚嗚。

在這封建的古代，出嫁從夫，要是她嫁給三皇子，他能隨意殺了她，再隨便找個理由應付世人，根本沒人會懷疑。更何況，她娘家根本沒人在乎她的生死。

許冬藏滿腦子的完蛋兩個字，她癡癡地看向坐在前方的三皇子，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。

兩人四目交接，許冬藏看見了他眼中的笑意，那笑意稍縱即逝，快得像是許冬藏的錯覺，但她知道那不是錯覺，他在笑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許冬藏渾渾噩噩直到宴席結束，在回家的馬車上才回過神來，趙氏、許如慧和許如心坐在她對面。

許如慧沉不住氣，嘲諷道：「真不知道妳是走了哪門子狗屎運，以後可要飛黃騰達了。」

許冬藏聽出她的陰陽怪氣，她本就心情差，忍不住回嘴，「那這運氣給大姊姊，不知大姊姊要不要？」

許如慧平時欺負她慣了，從前的許冬藏是個悶葫蘆，罵她十句也回不了一句，今兒怎麼敢回嘴了？許如慧冷哼一聲，「果真是飛上枝頭了，說話都變硬氣了。可惜啊可惜，三皇子那病病歪歪的樣子能保妳幾時？」

許冬藏沒心情和她吵架，索性閉上眼裝睡。

趙氏在一旁開口，「好了好了，這又不是什麼好姻緣，妳羨慕什麼？」

許如慧道：「也是，我不過是覺得這椿姻緣還是三妹妹高攀了。」

許冬藏滿腦子亂糟糟，她在二十一世紀是個剛畢業的女大學生，母胎單身二十二年，沒想到剛穿越來沒幾天就要結婚了，還是嫁給一個隨時可能把她殺了的男人。天哪，她到底該怎麼辦？